



# 昨稱「入獄人生巔峰」今乞「法官憐憫輕判」

梅若林

論是非

黎智英案進入求情階段，辯方昨日沒有拿出什麼具說服力的理由，只能繼續嘗試用健康問題來求情，結果遭到一一反駁。猶記得2020年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後未幾，黎智英就曾揚言若自己最後入獄，將會是他「人生的巔峰」。遙想此情此景，對比今日黎智英的代表律師只能透過打「悲情牌」來請求法庭減輕刑罰，何其諷刺！到頭來，黎智英所謂的「人生巔峰」，不過是作為一個罪犯「伏法」而已。

辯方昨日在庭上提出的求情理由，對法庭和公眾而言其實並不陌生，其中大部分都與海外媒體一直炒作的黎智英健康問題似曾相識。例如辯方出示黎智英的體檢報告，指出其患有高血壓、糖尿病，以及視網膜靜脈阻塞，屬無法治癒又需密切觀察的疾病；又稱黎智英數年間「消瘦了不少」；或表示黎智英年事已高，監禁太長時間會對其造成額外負擔，又形容單獨囚禁對黎智英來說是一種折磨云云。

然而這些理由，全都在庭上遭到逐一

反駁。比方說辯方所謂「無法治癒的視網膜靜脈阻塞」，法官則指出，「眼中風」只不過是常見的老人病；對於黎智英現在以及當年出鏡訪談節目時的模樣對比，法官則強調不能單靠雙眼的觀察作為標準，而據控方指出，黎智英現時身體狀況穩定及健康，其於2020年8月體重是80公斤，4日前磅重為79.2公斤，BMI幾乎沒有變化，體重按亞洲成年男子標準仍屬肥胖。由荔枝角收押所提供的醫療報告，還提到黎智英手指及腳趾出現細菌感染，但他本人卻不願意接受治療。至於在去年7月曾反映過的心悸情況，醫療團隊亦沒有檢測到任何異常情況。

## 「悲情牌」改變不了犯罪本質

而所謂「單獨囚禁對黎智英來說是折磨」一說，法官亦質疑，單獨囚禁方式是黎智英自行選擇的結果，甚至懲教署每月都會詢問他是否希望繼續單獨囚禁，控方還透露，當初是黎智英表示案件被廣泛報道，引起公眾關注，所以擔心自己在獄中會受到其他囚犯滋擾，才自行申請單獨囚

禁，以獲得合適保護，而黎智英家屬亦有定期探望他的權利。

雖然以往不少案件都有用健康或年齡問題作為求情理由，但這次辯方的策略似乎並未奏效。而且從黎智英拒絕接受治療、醫療團隊沒有就心悸發現異常等情況，再聯想近來BBC等外媒如何聳人聽聞地營造一副黎智英「命不久矣」的假象，箇中緣由實在頗耐人尋味。

不論黎智英一方打再多的「悲情牌」，也改變不了他拒不認罪，而且作為案中首腦的犯罪本質。也許很多人都還有印象，2020年11月，即香港國安法生效及黎智英被警方拘捕後，他曾在社交媒體上大放厥詞，稱如果「香港的對抗失敗，西方國家價值體系將崩潰」，還說只要自己越陷入危機，就越能引發世界對香港的關注、為香港發聲，並揚言如果最後因而入獄，將成為他「人生的巔峰 (the peak of my life)」。

當年黎智英這番話說得有多高大上，如今他求情的手段就越顯得掉價。如今的黎智英，正如其所願正邁向其「人生的巔峰」，但他的反應卻沒有處之泰然，倒像

自知大難臨頭般垂死掙扎，於是只能嘗試靠「賣慘」、「博同情」來尋求倖倖。

說到尾，黎智英還是高估了外國勢力對他的重視，或許他當時之所以敢發出如斯謊語，是深信外國勢力到最後一刻一定能夠成功助他逃離法律制裁。但事實正相反，不論外國媒體如何抹黑、反華政客如何制裁，香港特區政府和司法機構始終沒有屈服於這些威脅恐嚇之下，而堅定維護國家安全，準確執行國安法律，依法對黎智英進行審訊和定罪。從「人生巔峰」到「賣慘求情」，只能說明現在的黎智英真的「慌了」「怕了」，同時也算是撕下了其最後一塊遮羞布。

## 陳日君與黎智英的「混賬」關係

話雖如此，從最近反華媒體的各種動作，可見外國勢力仍未完全放棄「撈救」黎智英。日前更有傳媒報道，天主教香港教區前主教陳日君遠赴梵蒂岡，與教宗密會近一小時，話題包括「救黎」。眾所皆知，陳日君長期以來與黎智英以及各亂港分子關係匪淺，雙方之間還有許多說不清

的「混賬」與疑似「獻金」交易。在2011年，有大批內部文件透露，陳日君於2006至2010年間，一共收取了黎智英2000萬元。到了2012年後，再獲黎智英600萬元。其後陳日君面對傳媒不斷追問，便解釋這筆錢是用來資助教會及慈善組織，卻自言「好敗家」，已花了大部分捐款，只剩數十萬元，還表示希望黎智英繼續捐錢。

究竟陳日君與黎智英之間有沒有涉及利益關係，長期以來都有不少質疑。據了解陳日君曾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要求會晤教宗，卻慘吃閉門羹，若陳日君現在還想借黎智英的天主教徒身份來試圖動教廷，恐怕也是此路不通，反而是增加黎智英重判的機會，「踩多一脚」。

黎智英案的審訊過程已經證明了香港的高度法治水平，不論任何職業、任何背景、任何立場，假借人權、民主和自由之名，公然傷害自己的國家及同胞，就必會遭到堅決打擊，來自任何人、任何勢力的抹黑攻擊、干預施壓、制裁恫嚇，都影響不了法官、檢控官和執法人員。外部勢力的卑鄙圖謀最終只會徒勞無功，不攻自破。

## 年齡豈是擋箭牌？法治昭彰自有公斷



法治眼

董啟元

高等法院早前裁定黎智英兩項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以及一項串謀刊印、發布等煽動刊物罪名成立，案件昨日進入求情階段。據傳媒報道，庭審過程中，黎智英的辯護律師提出多項輕判主張，當中包括因其「年事已高」而請求從輕發落。事實上，這類說辭不僅缺乏法律依據，更公然背離社會共識。

在司法實踐中，酌情對部分老年罪犯從寬處理，基于一套完整的邏輯考量。首先，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是關鍵因素。多數老年人犯罪涉及的案件，例如情節輕微的盜竊或糾紛，對社會秩序和公共安全的威脅有限。其次，刑罰的預防功能也需權衡。對於身體機能衰退、再犯能力顯著降低的老年人，適度懲戒即可達到特殊預防的效果，過於嚴苛的刑罰不僅作用有限，還可能造成資源浪費。最後，司法也體現人文關懷，在維護法律威嚴的同時展現對生命衰老階段的體恤。

然而，這種「從寬」並非無條件、無差別的「護身符」。法律的天秤不會因年齡而傾斜，而是以犯罪情節、主觀惡意、社會危害性等核心要素為衡量標準。對於那些犯罪手段惡劣、後果嚴重的罪犯，無論年齡高低，法律都應施以與其罪行相符的懲罰。

黎智英的犯罪行為，顯然不在從寬處理的範圍內。他的行徑性質極為惡劣，動機和手段都充滿危險性。多

年來，黎智英利用旗下媒體操控輿論，煽動社會對立，攻擊「一國兩制」。他還長期勾結外部勢力，甘當反華「棋子」，以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破香港繁榮穩定為代價謀取私利。其所作所為絕不是普通違法行為，而是對國家安全的公然挑戰。儘管黎智英一方屢次以「年老體弱」為藉口博同情，但這些說辭早已被事實揭穿，毫無依據。若以年齡為由對其從輕發落，是在破壞法律的公平性和嚴肅性。

## 具深刻主觀惡意破壞國安

從情理角度看，社會對老年人犯罪的寬容，常基於對其困境的同情，例如因貧困或生活無依而誤入歧途的個案。在這類「法難容、情可憫」的特殊情況下，司法裁量體現的是一種社會溫度。但黎智英的情況完全不同，他懷着深刻主觀惡意，有組織、有計劃地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所造成的社會撕裂、對香港穩定的破壞都難以估量。此等行徑絕不值得被同情，應受到全社會的強烈譴責。若對如此嚴重罪行強調「憐憫」，非但不是善良，反而模糊了大是大非的界線，與法治精神、社會常識和公序良俗背道而馳。

因此，無論從法律還是情理出發，黎智英都沒有被輕判的理由。依法對其重判，是對法治原則的堅守，也是對社會公義的正面回應。

濟南市政協委員、香港山東社團總會副秘書長、法律專業協會副會長

## 內企出海戰略與香港的新角色



觀香港

馬旭飛

近年，「不出海就出局」幾乎成為內地企業的共同感受。無論是製造業、科創企業還是服務業，國內市場的競爭愈趨激烈，成本、技術、需求、政策等多重變量同時推動企業把目光投向全球。今天的內企已不再是早年試探性、追趕式的「走出去」，而是正式踏入更高要求、更講策略的「戰略出海」階段；對企業而言，更是一個關乎未來十年競爭力的關鍵。

面對全球供應鏈重組、地緣政治風險升溫，以及科技革命帶來的產業洗牌、升級模式，更重要的是找到合適的節點與平台。香港正是在這條路上最具價值，卻仍未被充分利用的節點。

內企出海的三次躍遷  
回望四十年間的出海歷程，可以看到內地企業在全球化進程中的三次躍遷。

20世紀80年代至千禧年前後，稱之為「開放觀海」的時期。這個年代以「引進來」為主調，企業主要透過代工生產、「三來一補」等方式與世界接軌，集中在融入全球價值鏈，而非主動進行全球布局。

2001年至2017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激發了「癡狂趕海」式的海外擴張。那是一個資金充裕、併購頻繁的年代，大量企業以速度換規模，希望在海外迅速站穩腳跟。然而，這一階段的全球化更多是「以量取勝」，欠缺周詳策略。

2017年後，企業逐漸意識到海外經營的複雜性與長期性，開始回到冷靜審慎的軌道，形成今天的「戰略出海」。這一時期的特點是「謀定而後動」，企業更清楚風險在哪裏、能力在哪裏、機會在哪裏，同時也在全球化進程中扮演更主動的角色。

如果說此前的兩個階段更多是「走

出去」，那今天的階段已經升級為「走進去」與「走上去」，重點是堅實落地、迎接競爭與價值提升。

內企的三大轉折進入新階段後，出海模式正出現三個最重要的轉變。

第一，是從「輕模式」轉向「重投入」。不少企業已意識到，若要在當地市場真正具備存在感，不能只賣產品，而是要投資、要人才、要本地化，甚至要參與產業規則制定。第二，是從「產品出海」走向「產能出海」。單靠出口產品已難以支撐長期競爭力，而在海外建設工廠、物流系統與協作網絡，成為內地企業的核心議題。第三，是從「個別出海」走向「鏈群出海」。今天，一個企業出海，背後往往連帶整條供應鏈一起走出去，從研發、製造到營銷形成完整的生態輸出。

目前，一籃子政策仍對企業出海持續釋放支持信號。去年10月，商務部等五部門聯合發布《關於進一步完善海外綜合服務體系的指導意見》；同月，商務部部長王文濤指出，必須「既看GDP也看GNI，既重視『中國經濟』也重視『中國人經濟』」，為出海企業提供重要的策略指引。同時，「十五五」規劃建議亦在對外貿易、雙向投資合作及「一帶一路」高質量共建等方面作出更具系統性的部署。以上政策舉措，進一步為新階段下的企業出海指明方向。

成為最佳「併船」平台

在眾多出海選項中，香港成為了內地企業走向世界的重要節點。這並非地理優勢那麼簡單，而是制度、專業服務、國際網絡、人才和政策環境的綜合效應。

對大部分內地企業而言，出海會同時面對三大劣勢：作為新進入者所面臨壁壘的「外來者劣勢」、相較於早已布局的外資企業而承受的「後來者劣勢」，以及因「來自中國」而可能受地緣政治認知影響的「中來者劣勢」。

香港的優勢正能有效降低這三重風險。香港的金融制度與國際規範接軌、專業服務成熟、法律環境透明，可為企業提供更穩妥的「全球入口」。同時，香港的國際人脈與多元商業文化，亦有助企業提升全球治理、跨文化營運與合規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內地對香港的直接投資佔全年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六成，反映企業已把香港視為海外布局的核心平台。特區政府去年成立的「內地企業出海專班」，強化了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

新藍海戰略出海方法論

在全球化面臨重塑的時代，我提出「全球化新藍海戰略」框架，即全球一本地結合、顛覆式創新，以及價值創新的融合。內地企業在出海時應兼顧全球視野與本地實地，並以創新作為突破口。

企業需要善用內地強大的產能與供應鏈能力，但同時必須深入了解當地市場的文化、需求與制度環境，以真正做到差異化與本地化。更重要的是，企業不應只在競爭最激烈的市場硬碰硬，反而應思考哪些市場被忽略、但具備巨大潛力，以顛覆式創新切入。

價值創新的框架亦值得重視。企業應重新審視行業競爭要素，果斷決定哪些要刪減、哪些要減少、哪些要增加，以及哪些要創造，在有限資源下取得最大競爭力。

內地企業的下一輪全球化，不再是成本與速度之爭，而是能力與策略之爭。香港在這場競賽中不僅是「跳板」，更是平台、資源、人才與規則的交匯點。企業若能善用香港獨特優勢來「併船出海」，將更有機會在全球市場「走出去、走進去、走上去」。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管理學系系主任

## 特朗普「霸權供應圈」難遏中國能源安全

宇文

看大勢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發動對委內瑞拉軍事入侵並揚走馬杜羅總統夫婦後，宣稱「我不需要國際法」，並狂言通過委內瑞拉操控全球石油資源，斬斷委內瑞拉和中俄等國的能源聯繫。更危險的是，特朗普將這一模式擴展至格陵蘭島和加拿大，宣稱「必須控制北極資源以威懾對手」，暴露出將地緣政治與能源掠奪深度綁定的擴張野心。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將拉起能源鐵幕，構建所謂「唐羅主義」為內核的「霸權供應圈」。

## 以技術創新突破美霸權

特朗普的「霸權供應圈」，核心邏輯在於通過顛覆委內瑞拉等反美政權，清除中俄等國在拉美的能源影響力；以資源壟斷構建「能源霸權」，將石油、天然氣等戰略資源作為政治籌碼，迫使其他國家在對美合作中讓渡利益；以排他性體系遏制競爭對手，通過切斷中俄的能源供應鏈，削弱兩國經濟與戰略自主性。這一戰略的

實質，是冷戰思維在能源領域的復活，是霸權主義對全球能源市場規則的徹底顛覆。

作為全球最大能源進口國，中國每年從中東、俄羅斯、中亞等地進口原油和天然氣。美國試圖通過壟斷委內瑞拉等國的石油資源，或通過政治手段限制中國獲取，並配合其「印太戰略」，控制馬六甲海峽、南海等關鍵通道，威脅中國能源供應鏈的穩定性。

特朗普的「霸權供應圈」對中國能源安全構成的挑戰愈發凸顯，倒逼中國構建自主、韌性、可持續的能源體系。一方面，中國採取多元化的能源進口渠道，深化與俄羅斯、中亞的能源合作，推進中俄東線天然氣管道等標誌性項目，中國去年更成為加拿大原油的主要目的地；另一方面要拓展非洲、南美可再生能源合作，降低對高風險地區的依賴。

此外，中國更要強化在全球能源領域的自主能力與規則話語權：強化運輸通道安全，推動「一帶一路」能源走廊建設，完善中巴經濟走廊、中緬管道等多元化網

絡；提升海軍護航能力，保障關鍵海峽通道安全。

在全球新能源革命格局中，中國以技術創新為突破口，大力發展風電、光伏、核電等清潔能源，已經突破關鍵技術瓶頸，大大降低對外依存度，已經成為全球新能源革命的引領者。而且，為了確保能源安全，中國一直積極推動全球能源治理變革。一是中國積極參與國際能源組織，推動建立公平、透明的規則體系；二是中國利用上合組織、金磚國家等平台，構建反霸權、促合作的能源夥伴網絡；三是中國始終致力於提升戰略儲備與應急能力，擴大石油、天然氣儲備規模，完善預警與應對體系，增強抵禦衝擊韌性。在外交與經濟層面，中國也正在聯合受威脅國家抵制美國霸權行徑，運用人民幣結算、貨幣互換等工具，削弱美元霸權對能源貿易的控制力。

## 傳統能源秩序的垂死掙扎

特朗普的「霸權供應圈」，不僅是舊秩序的垂死掙扎，也違逆新能源革命的潮

流。其內核是霸佔西半球的化石能源和稀土資源，既是為了美國傳統能源寡頭續命，也充滿政治算計，以此獲得石油資本的政治支持，穩固特朗普中期選舉的基本盤。當然，特朗普對格陵蘭島的覬覦，甚至要把加拿大變成美國的「第51州」，既是拓展美國在西半球的能源通道霸權，更是緊盯格陵蘭島的稀土資源，以緩解美國的現實焦慮。

發展清潔能源已成全球大勢，特朗普政府死守傳統能源，已是美國兩黨政治催生的短視行為；以「霸權供應圈」遏阻中國能源安全，不僅虛妄難為，更毀掉了美國二戰以來自詡的「自由燈塔」形象。特朗普的「霸權供應圈」延伸至格陵蘭島甚至加拿大，更是觸碰西方的逆鱗，犯了所謂「自由世界」的眾怒。從拉美後院到鄰國加拿大，從格陵蘭島到歐洲大陸，從聯合國到全球各地，特朗普所謂的「唐羅主義」已經惡名昭彰，其「霸權供應圈」也終將成為虛偽笑談。

不要忘了，特朗普在白宫還剩下三年

時間，還將面臨中期選舉大考。面對特朗普「單邊主義」和「霸權供應圈」給美國招黑的行為，民主黨不遺餘力對特朗普發起攻訐。諷刺的是，即便是美國能源公司，也不敢輕易到委內瑞拉投資。畢竟，委內瑞拉只是被擄走了一個反美總統，留下的卻是一個不確定性更強的爛攤子。按照以往美國軍事干涉他國的邏輯看，以後民主黨政府大概率會成為美國後院不寧的「接盤俠」。按照民主黨的產業理念，肯定會回歸清潔能源路線。所謂「唐羅主義」，還有特朗普特色的「霸權供應圈」，自然也會被新政府所拋棄。

面對特朗普的「霸權供應圈」，中國有能力也有實力實現本國能源安全。一方面，中國通過多元布局夯實基礎，以技術創新提升自主能力，憑藉國際合作重塑規則，有效抵禦外部霸權衝擊；另一方面，中國也將為全球能源治理注入東方智慧，推動構建公平、安全、繁榮的人類能源共同體。

國際關係學者